宋元學案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行成　呂凝之
譙氏門人

王卿月
並百源續傳

祝泌——廖應淮見下杜氏門人

傅立——程直方
祝氏續傳

朱元昇——子仕可
並邵學之餘——子仕立

杜可大——廖應淮——彭復初——傅立見上祝氏續傳

王氏續傳　附吳浚

荆□——李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並邵學別派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張祝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為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梓材案張呂二先生傳黃氏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為張祝諸儒學案

百源續傳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張行成字文饒臨邛人乾道閒由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歸梓材案下文云乾道二年表進其書中閒著述十年則其丐祠當在紹興閒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三聖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楊氏之易元包數義三卷以明衛氏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氏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以明邵氏之易先生之學歸宿在康節故又別著周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希夷至邵氏所傳先天卦數等四十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共七種凡七十九卷先是康節之學有所傳十四圖者世莫之傳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

爲象數之用皆起于交交則變故曰通變乾道二年六月表進其書詔獎之除直徽猷閣先生之自序曰康節先生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于象數二圖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于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于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要則總于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閒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斡旋

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逐類而長之以至于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攷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盡窮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李氏心傳嘗曰行成謂三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歲之月也蓋亦牽合也祝泌亦爲康節之學者謂先生之書

其發明固多其支蔓亦多獨魏文靖公則盛稱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嘗曰行成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是則論易之名言也先生官至兵部郎中知潼川府汪文定應辰帥蜀薦其有捐軀殉國之忠而又善于理財梓材案玉山帥蜀在隆興二年學者稱爲觀物先生修

祖望謹案陳本堂云張文饒自謂精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大悖于易與汪玉山之言異當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此條蓋案語而未及歸者特爲附入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譙天授之門蓋因譙先生傳云馮時行張行成得先生之餘意故與馮先生牽連及之則亦伊川私淑也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尚書王醒庵先生卿月

王卿月字清叔祥符人也南渡卜居天台累官至太府卿其提刑蜀中時從康節後人傳其易學論人窮達壽夭甚中及以吏部尚書充金國生辰使語家人曰今年吾當厄萬里之行其能免乎已而疽發于背或勸之辭曰君命也行次揚州卒先是取其所著書盡焚之遂無傳

雲濠謹案先生乾道進士樓攻媿誌其墓云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道二年中其科官漢陽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進于學五年遂登進士第

梓材謹案先生號醒庵居士台州府志作臨海人

張氏門人

太府呂先生凝之

呂凝之字澤父蜀人也淳熙八年以知閬州入覲奏陳經世之學阜陵大喜以問周必大對曰此必從張行成講學者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對曰凝之以卦爻配年所以加密留爲太府丞其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康節手筆也

邵學之餘

提幹祝子涇先生泌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鈐袁蒙

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物皆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為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

參袁蒙齋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涇南德興縣志載先生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是先生元初尚存然攷黃瑞節題蔡西山皇極經世書纂圖指要云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蓄由博而約之也又云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似先生與蔡氏及見然者且與袁蒙齋往來在紹定嘉熙間如及元初則當百餘歲矣

皇極經世書鈐自序

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制法垂教祖道鈎元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靜得兩儀之本泝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變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賾索隱儻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于術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粤疏造物之圖達于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由門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倘少裨好古博雅之君子若鄭夾所謂泄天之蘊豈無禍福不可謂之知言今但虞絕學之無

傳亦何暇慮乎禍福之間哉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　附子仕可仕立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卽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卽春首純艮之義也說

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秘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黄帝易也商人用之黄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吕日辰有十幹十二枝而其相承之數究于六十律吕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于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積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巳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納音遇巳亥子午之間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

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尙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羲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㕜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旣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尙矣未有悉以卦爻彖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仕可字起子亦登右科次子仕立字起潛皆能卒業于其父之書

邵學別派

杜道士可大

杜可大蜀道士也廖應淮配漢陽軍抵漢江濱遇之可大揖曰

子非廖應淮邪應淮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倘了然心目間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穉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應淮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應淮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云參宋文憲文集

隱君荆先生口

荆口

梓材謹案先生河南隱士嘗授皇極數學于李鶴鳴見黄氏補本李鶴鳴傳

祝氏門人

廖溟涬先生應淮 見下杜氏門人

杜氏門人

廖溟涬先生應淮 附吳浚

廖應淮字學海南城人也自號溟涬生抱負奇偉年三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亂政狀配漢陽軍先生荷校行歌出都見者壯之蜀人杜可大者客漢陽言之登將脫戍籍授以邵子先天易數其算由先天起數先生神警一授即了自是能洞知未知乃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鏌拔劍自鍛之當火少休復危坐以為常賈似道延之先生直言宋鼎將移語畢徑出常過曾淵子家索酒飲酣抵掌放歌有國子監簿吳浚

者以先天易箋陰符經注六花陳法欲上之朝先生擲之曰嘻誤天下國家者此書也浚請受易罵曰若黃口小兒耳若能此則人人安樂翁矣其後以所傳授進士彭復之再傳爲鄱陽傳立所著有歷髓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補畫前妙旨諸書先生歎學雖近于方伎然亦畸士有不可泯滅者故附之康節弟子學案梓材案謝山始以是卷合王張諸儒爲康節弟子學案故云爾以存其別派

雲濠謹案德興縣志言祝泌傳邵氏皇極之學于廖應淮是與淳兼得祝氏之傳者也

荆氏門人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別見明道學案

廖氏門人杜氏再傳

進士彭先生復初

彭復初安福人精于易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廖溟滓傳所謂進士彭復之蓋即先生一名一字爾

祝氏續傳

文懿傳初庵先生立

傳立字權甫德興人也刻意經學先是祝氏有皇極元元集之作其說多與張氏異同而進士彭復之從溟滓生別有所得先生受之頗有與祝氏異同者遂通其學入元累官集賢院大學士謚文懿學者稱爲初庵先生而程直方其高弟乃有皇極緒元元集之作

雲濠謹案饒州府志言先生得里人祝泌皇極數學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

孫其塨傳立持泌書來上蓋先生爲祝氏後人之塨而續其傳又可見德興縣志所云詔徵不赴者謂泌後人也

彭氏門人 杜氏三傳

文懿傅初庵先生立 見上祝氏續傳

傅氏門人

程前村先生直方

程直方字道大婺源人讀書十年不下樓尤深于易入元絕意仕進行部至者必造請或敦延至學宮執禮受教 參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董時又之說言先生號前村嘗闢書室曰觀易堂與初庵傅先生爲莫逆交盡得祁氏不傳之祕又言其通諸經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是先生所著不獨續元元之作其于初庵蓋在師友之閒

宋元學案卷七十八終

邱劉諸儒學案表

邱宗（南軒東萊同調）——史賓之

劉光祖（晦翁同調）——游似——子汶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孫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史守之別見慈湖學案

柴中行（並晦翁私淑）——饒魯別為雙峯學案

　　湯干

　　湯巾

湯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崔與之——洪咨夔——程掌 別見鶴山學案

父世明 攻媿講友

柴中守 羅晉君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柴元裕——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並南溪學侶 湯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李伯玉

林大中

游仲鴻——子 似 見上後溪門人

[illegible]

並慶元之學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丘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自淳熙至嘉定䟽附先後諸家者有若丘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九醇述丘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亦謝山所特立第其稿存者無幾多參史傳以足之

張呂同調

忠定丘宗卿先生崈

邛宗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歷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先生賜對遂言恢復須遵養十年乃可北向時方祈請陵寢先生言泛使無益孝宗怒先生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華亭縣修復海堰累遷至樞密院檢詳文字王抃爲樞密先生不少下之以迕客異議抃嘗先生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陞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奏撤吳挺兵權革世將之患先生向主復讎韓侂胄與議北伐以圖功名先生曰中原淪陷且百年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

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進數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進之先生因贊曰飜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後侂胄移書欲除先生内職宣諭兩淮先生答以不宜輕舉侂胄不悅陞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金人犯淮南或勸先生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先生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時移金書先生謂彼指侂胄爲元謀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知樞密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揀爲御前武定軍旣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卒謚忠定先生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切齒君父之仇雖其忠義性然而先後廷議規切時勢器識宏遠非專恃血氣者比也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謚一作文定黄氏日鈔讀葉水心集云邱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盡產母臧氏既寡力貧教子孫燭湖袁清容集亦俱作文定

附録

葉水心祭先生文曰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惟公本原我則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

晦翁同調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第進士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除

太學正召試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忠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宰相留正舉先生上曰久在朕心矣先生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以來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

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出知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不過宮先生致書留公與忠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孝宗崩又詒書忠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朱子議卜孝宗山陵子祠先生言漢武帝于汲黯唐太宗于魏徵仁宗于唐介皆整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者儒此初政之最善者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先生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旣而忠定罷相韓侂胄擅朝政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先生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

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逞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房州久之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沖佑觀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從之陞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謚文節忠定嘗稱先生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參史傳

雲濠謹案眞西山誌先生墓云其先句容人居簡州又云公從族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州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于大學之紀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于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議而疵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嚴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

出入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朝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緘默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怨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為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于至公迹已涉于朋黨詆毀先喧于羣口進退豈必于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于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

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而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則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 附師王默李鴻漸鄭鍔

樓鑰字大防雲濠案行狀先生晉字啓伯鄞縣人幼從鄉先生王默李鴻漸

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鍔寓館鄉鄰先生又師之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忠簡銓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歷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先生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益公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多所釐底先生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先生言鴻儒碩學陛下閔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畀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忠定謂人曰

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歎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出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舊職韓侂胄嘗副先生爲館伴以先生不附己深嗛之侂胄誅詔起先生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兼翰林侍講時先生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覩先生曰久不見此官矣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先生文辭精博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稱其于中原師友所傳悉窮淵奧孔嘉王和叔相亦嘗以經世之學授之雲濠案行狀先生官孔嘉時得寺正薛公季宣深于兵略屢請問焉每言儒不知兵無以應猝惟講之有素則緩急可用自號攻媿主人著有攻媿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攻媿集載于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

十五卷蓋流傳既久多所佚脫四庫書目稱兩淮鹽政進本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志及陳直齋書錄解題卷帙相符惟中多殘闕並佚青詞朱表重編爲百十二卷

攻媿文集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象皆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犯之則踶齧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道豈曰順而已哉答楊敬仲論易

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讀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殊不知序書者蓋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蓋聖人齋戒以求蓍龜其求

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覺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間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辭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占書自后稷之封于邰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占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啓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于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戚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啓籥見書者正啓先世金縢之匱也既觀占書亦曰吉公納冊于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徼福于後也冀人期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誚公言雖不誚公而不利孺子之讒王

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不知何爲而啓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于上何爲而啓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啓此書也蓋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啓占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于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首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天變之意欲彰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義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于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滕莽之譏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滕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于後世乎　跋金滕圖

歐陽公于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

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于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眞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瑟琴兄弟天倫也如其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于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閒于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篤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跋周氏棣華編

附錄

中教官選調溫州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學者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學者日益歸心爭執經席下里居賢士大夫稱美一辭相與定交公亦虛心叩擊甚于

飢渴于是學問之源委治道之綱目制度之沿革靡不研究胸中之蘊日富秩滿諸公餞送之公請益焉或告之曰前輩有云拆底滯礙即大家君之藩籬不憂不拆直恐過甚耳公正色曰某于無利害事則拆有利害事則否聞者悚服

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與右學等公曰乘輿臨幸于先聖則拜武成惟肅揖厥禮異矣祀可均敵乎遂得無變

還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漢之黨錮始于南北二部之諸生唐之朋黨始于二三士大夫不得志之徒今朝廷淸明豈復有此然端倪已見不敢不言夫道者天下之所通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此道不明論說相夸去本逾遠國家累聖傳授丕闡大原名儒朋出究極微旨然後語

道者不涉于異端爲學者不至于無用陛下得執中之傳體克己之仁嚴謹獨之戒篤正心誠意之學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諱言于下凡端謹好修談論經理者例指之爲僞學不謂聖世乃有此風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士大夫自相傾軋爲害最大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謂宜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偏曲之見精白一意以仰承人主之休德

會雷雪交作于仲春之月應詔條陳闕政言疏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民矣逸樂則伺候顏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憂形玉色宵旰興歎度數日間干請必希

以是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誠能日謹一日宸襟泰然淵靜鑑明其視燕遊之惑豈不相千萬哉又曰今朝行不聞直聲而或以多言見黜士氣消沮無敢論事豈國家之福哉臣願陛下開忠直之路窒宣諭之門過災而懼不諱盡言力行消弭之道遷起居郎直前奏事言進德可以養生養生可以進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氣不可過盛亦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之寇豈能爲吾害哉

公夙昔誦顧愷之之言曰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傷雅道無關得喪每以此語爲持循之要掖垣瑣闥風節凜然所養者固矣洎爲執政不忘斯言終身遂轍有一無二遵乎正道而已行險詭遇而他

跂是適公所不爲也

揭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以儒學顯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先生奮筆曰自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調江州學教授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先生先生正色曰身爲人師而稱人爲恩主恩帥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博士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有挾勢者先生言于

長守法無秋毫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西京轉運使兼提刑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先生考覈軍實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刑貪吏豪家一繩以法入爲吏部郎官多所啓沃遇事持正不爲勢屈擢宗正少卿疏請收攬大權又言臣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絶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沮壞如此又論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願明詔大臣絶私意布公道進秘閣修撰知贑州軍事踰年請老以歸與弟中守中立講學甬溪之上時從遊若東澗湯伯紀雙峯

饒伯輿等數百人因稱之曰南溪先生理宗卽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卒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諡曰獻肅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之諡謝山序錄作獻肅及言三湯源流又稱柴憲敏云三湯之學並出于憲敏同朱學也

攻媿講友

淸獻崔菊坡先生與之父世明

崔與之字正之增城人父世明博學精于醫先生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中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先生始累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蜀知名士若家大

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爲達之召爲禮部尚書又除參知政事進右丞相皆辭不就卒追封南海郡公諡清獻先生歷仕四十七年清風高節屹然師表未嘗沾一彈墨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卒也遺戒不得作佛事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與攻媿友善號菊坡見王氏困學紀聞眞文忠公自箴彙末若南海之寬原注又案魏鶴山簡州三賢祠記云成都之大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三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劉文節公一見異之語人曰是宜配忠定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據此則先生之諡宜與趙公同矣

南溪學侶

柴蒙堂先生中守

柴中守號蒙堂南溪之弟進賢羅晉君早從之學 參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劉寶山厚南行狀以蒙堂爲中行之號蓋誤

柴强恕先生元裕

柴元裕字益之餘干人通五經尤長于易以窮理盡性爲本四方從學者衆湯伯紀漢饒伯輿魯李純甫伯玉皆其門人所著春秋尚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說宋名臣傳題所居齋曰强恕門人稱曰强恕先生 參饒州府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元祐殆以字近而譌又案袁蒙齋集稱强恕南溪蒙堂曰三柴南溪名中行蒙堂名中守則强恕必南溪傳所謂中立者矣元裕蓋其改名爾

慶元之學

正惠林先生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金溪縣郡督輸賦急先生請寬其期不聽納告敕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嘉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于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于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先生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刱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先生上疏劾善

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既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初占星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先生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先生笑而卻之侂胄怨由此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及侂胄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謚正惠先生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

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參史傳

忠公游先生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淳熙初進士知中江縣制置使京鏜等薦之召赴闕宰相趙忠定甚重之時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先生遺忠定書陳宗社計及孝宗登遐遂贊定大策後知嘉定有政績卒謚曰忠參姓譜

修撰趙西林先生𥅤

趙𥅤字子固錢塘人乾道八年進士官祕閣修撰知揚州嘗奉使金金主問皇帝濟周下民賦非所作乎歎服其文學從遊者甚眾號西林先生慶元禁僞學入黨籍參咸淳臨安志

宗卿門人

通奉史先生賓之

史賓之鄞縣人忠定之孫而忠宣之子也朝議大夫直數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少事邛文定公以政事稱亦爲郡太守贈通奉大夫參清客居士集

後溪門人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

游似字景仁南充人嘉定十四年進士累官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已可王道曷嘗不速淳祐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南充伯進爵國公卒贈少師子汶

雲濠謹案先生號克齋見劉後村看詳薛氏孔子集評進狀

梓材謹案先生傳本在鶴山學案爲鶴山門人然攻先生乃慶元黨案忠公仲鴻之子鶴山序忠公鑑虛集言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似除館舍之似先生特館于鶴山未必在弟子之列又案先生序鶴山師友雅言云嚮憶嘉定十有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問諸友讀易偏攷舊說切磋究之又云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勤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據此則先生本後溪門人而于鶴山特其學侶故于序尾亦未自稱門人也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攻媿門人

監嶽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史先生守之 別見慈湖學案

南溪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　別爲雙峯學案

通直湯存齋先生千

郡守湯晦靜先生巾

侍郎湯息庵先生中　並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文清湯東㵎先生漢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菊坡門人

忠文洪平齋先生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冶賦樓攻媿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應博學宏詞科直院夏莊舉自代崔清獻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後通判成都府清獻爲制置使首檄先生自近辭曰今當開誠

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遷爲祕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于是臺諫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翌日與王實齋遂並拜監察御史先生感激知遇疏言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改元端平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先生言聖學之實所當講

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閨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根本無生事邉功擢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眞文忠德秀同知貢舉歷進刑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卒特贈兩官諡忠文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鈔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集洪氏天目山房記蓋爲先生而作

蒙堂門人

羅先生晉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强恕門人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文淸湯東澗先生漢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尙書李斛峯先生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授觀察推官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歷官至權禮部尙書兼侍讀賈似道專國柄度宗以先生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忌之尋病卒所著有斛峯集參史傳

游氏家學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見上後溪門人

克齋家學後溪再傳

提刑游先生汶

游汶字魯望丞相似之子蜀亂後寓居德清累官江東江西提刑賈似道當國罷官家居入元有薦爲福建總管者不就書其

布袍之背曰前宋遺民無寒暑衣之

洪氏門人　菊坡再傳

教授程先生掌　別見鶴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九終

鶴山學案表

魏了翁 從弟文翁

游庵宏齋講友

子克愚

范氏所傳

晦翁南軒私淑

郭黃中

吳泳

游似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牟子才 子巘 孫應龍

趙范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唐震 胡應之

毛振

王濤

屠高

王萬

程掌

史守道

蔣公順

稅與權

滕處厚

蔣重珍

虞絩

唐季乙

蔣山

許月卿 別見介軒學案

史繩祖

葉元老

許玠

嚴植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王愉 —— 李芾

存齋同調

趙卯發

唐震 見上存齋門人

高載

范氏門人
南軒再傳
五峯紫巖三傳

高稼——子斯得

高崇
朱氏李氏門人
南軒清江迂齋再傳
五峯紫巖東萊三傳

高定子
並鶴山學侶

眞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輔廣別爲潛庵學案

李燔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李坤臣
魏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高斯得 見上鶴齋家學
郭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譙仲午
李從周
並鶴山講友
魏天祐
附兄天啓
中父學侶

宋元學案卷八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鶴山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温公蜀公不敢軒輊棃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梓材案鶴山學案謝山修補甚備其槀具存

范氏所傳朱張再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國子正以校書郎出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降三官靖州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閱月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贈太師謚文靖雲濠案四庫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别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百家謹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于是嘉與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攷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梓材案二江諸儒學案范雙流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雙流弟名子該薛名紘

鶴山師友雅言

博愛之謂仁似未盡文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則非無差等矣

某向來與李微之說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一二百年來

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一字換卻終不得似此精密以上梨洲原本

梓材謹案師友雅言梨洲原錄六條今移爲鶴山文集者二條又移入五峰學案一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

湯以前未言仁與信字孔子以前未言恕字

乾坤後屯伏剝蒙伏復所謂雜物撰德

周禮女男巫職須如國語楚昭王問觀射父謂民之精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其聰能聽徹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曰使先聖之後有光烈忠信而敬恭者爲祝使名儒之後心率舊典者爲宗巫亦皆抱道懷德之人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作巫醫

周禮與左氏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疏漏處疑秦漢八

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祧字以廟神之兆域爲義非謂祧其親盡之廟也康成以超然訓祧後世承誤不知冠于先君之祧而成公之廟止四世豈祧廟乎

周時天下諸侯無史及衰而齊魯有之故太史公謂史記獨藏周室

明堂無屋只以方明爲壇

離騷作而文辭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託卜者漁父等爲虛辭相如又託之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設語

獻田宅者操右契古者鄉井受田有定法安得有獻田宅之理

吾嘗欲著禮記一部專破漢儒曲說

柏舟是傷宗國不容去之義

井田一變于宣王之料民再變于齊桓之內政大壞于渠梁商鞅之決裂阡陌周人以厲宣幽平並稱其有以夫

左傳所載固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爲聖賢相傳之要

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于厲宣幽平浸微于春秋戰國大壞于秦不能復于漢而盡亡于五胡之亂今從殘編中搜討于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註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脚跡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諸公皆由此而充者

古者明王祭祀親行禮不曾差人東漢有不行禮羣臣爭之只如講讀是早開到晚要人主不敢自暇逸後世直是以位爲樂天子統天下而君之諸侯統一國而君之上下相維相親相敬故天子有迎送諸侯之禮有大饗于廟之禮有故使人致享致幣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無復古意其亡宜矣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此二句全在醜夷不爭方是孝子之實妻子好合兄弟和樂而父母其順然則在醜夷而爭者父母心所不樂也

禮失則求諸野向見靖州祭鬼皆以人爲尸蕢桴土鼓皆有存者喪戴片白不茹葷腥二年

敖不可長四句非孔氏語敖不可有豈止不可長哉王肅本敖

遊也平聲此義勝鄭

古人位天地育萬物把做己職事天地是我去做五行五氣都在我一念節宣之後世人自人天自天人失其人之職說修德只在于釋囚貧等做去天當刑之人卻存之以是感格雨暘偏頗莫盛又甚則從事祈禱而已

陰不與陽對地不與天對

據荀悅漢紀田租行百一之稅雖武帝窮兵四夷榷鹽鐵算舟車無所不至有司欲加賦帝不從末年輪臺悔悟下詔而根本不搖皆民力不竭止拾工商之貲耳

禮記祭先脾許氏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

水也許氏又謹案月令四時之祭與古尙書同鄭駁曰月令祭四時之物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愚案以心爲土蓋漢以前大抵皆然考于五行傳以貌言視聽思于五行爲木火金水土于五常爲仁義禮智信思卽心也論塡星亦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思爲主故四星皆失塡星爲之動徐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鍇云心星爲大火然則屬火也案此則漢以來原有二說但以水火爲心腎未見所出禮記季夏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

素問人以爲黃帝書但其中云醉後入房決非黃帝時語以六經考之有門有廬有唐有階有陳有督有垂有塾有戺有廉其

中爲堂爲室堂室各半大率堂之向北一半爲室室之兩夾爲房乃祭祀享賓之所非人燕休之地謂房爲婦人所在後世語也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則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非深于易者不及此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師友雅言四十三條今移爲文集者二條移爲附錄者四條又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濂溪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漢上學案一條移入五峰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略四條

鶴山大全集

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工夫意欲似讀詩記之類爲一書比來

山閒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不又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易輕有著述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眞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以上答周子口〇黎洲原本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禮注中太乙鬼神等說乃下與鄙見合中庸疏中已有氣禀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惟所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原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中皆謂水爲信土爲知故王制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

土等說然亦皆有理蓋水火相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合處惟以坎爲腎離爲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黃之說與眞西山

讀書雖不可無注然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注三禮已各隨時爲義不能盡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一事而自爲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答夔漕趙師恕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從謝山補錄師友雅言移入

洪範講義明白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私淑之功茂矣其間所謂由元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由沖漠而至明察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面請所敎聖人言語葢欲使

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飲食間作去　答李侍郎書

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此義極精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拳曲正坐拱默之類爲敬周程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方得聖賢本旨來教所謂敬而未仁似以世俗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蓋敬則仁矣敬而未仁亦未得爲敬　答張大監忠恕

古人所志所學戰國以後無傳鶩于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于卑近者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辭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者百數十年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及又苦于實未有所見者剿說

雷同以爲斯道之病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正道者猶可以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輕易下筆也答袁衢州甫

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于未濫禁于未發薰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用能愈洽愈明愈得愈警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簀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血氣之勇一旦發于憤悱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澄源之道未深終有作輟滿除之憂與鄭丞相

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于離不言心而于坎言心答蔣大著重珍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于物則蔽闇止其所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光明內蝕 送左輿

古來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禜祭國門之禮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于浮屠老子之宮 乞行禜祭禮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廟之子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不報不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于祭大烝嘗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尸與廟祀異自鯀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祀于鄭董安于祀于趙大非先王之舊展禽謂先王制祀有法施于民以勞定國禦災捍患之目然六經終無文漢諸葛公之卒巷祭野祀朝論猶能以禮止之卽墓之近立

廟而斷其私祀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非鬼之祭無所無之姑卽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于其國而祠之徇人心之不可已也

諸葛武侯廟碑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在人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若此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爲賢知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自義理不競于是鬼神之説不眩于怪則怵于畏禮壞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

中江縣感應神廟碑記

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耳今之爲教者何如哉利祿之誘梏于其前務記覽爲辭章求合于有司之程爲規取利祿計自始童習以階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隨事娓娓往而不返以是干澤不得不已幸而得之又以教人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 石泉軍學記

老聃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無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世無得于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

世妄意于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于是神仙荒誕之說乘開抵巇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未已開元觀者實始于曆之元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詵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以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承平既久怠荒怒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而方士之說入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崇信方術繕修宫庭若繩以老氏清虛澹泊之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愈失之者而天下靡然向風以訖于今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敎授之吾道皆弗合也而老氏緜緜若存之說蓋有近于大易生生之旨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居者則又有閒誠能守澹泊去健羨淪神凝慮如潔其庭宇修身謹行

如因其垣墉則不惟可進于汝師之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釋儒之意漢州開元觀記

祖望謹案泉州金粟觀記略同

太祖嘗議武成廟之配享所退黜二十有二人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于討賊李特稽于赴援一有瑕纇在所不錄節之難于始終也如此節齋記

房公三王並封之議謂足以褫祿山之氣然既爲之前必慮其後三王之封珙琦未出閤惟璘赴鎭而後五月以江淮判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漢州房公樓記

祖望謹案鶴山謂房太尉三王出鎭之說豐盛二王年少

未嘗出鎮也而孔王一出卽不靜幾誤大事太尉之言未見其有當也此說惜乎深寧未之見愚謂藩王屛翰王室固一定之大義然如梁之湘東能討賊而不勇于赴難竟與邵陵武陵骨肉相殘

帝王盛時其交鬼神有道自顓至舜咸命重黎絕地天通俾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以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防世變周官文史星歷卜筮之職領于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也先事而禱以六祝之祠有事而禳以六祈之禮下逮鄉遂亦各有制水旱之不時則于黨鄙乎禜之而涖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于贊族乎酺之而涖之以師長亥

神塞明蓋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此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故能委曲綢繆于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亦皆不諂不誣爲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爲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聖賢之學不講于是禨禱之事方社不舉而諂非其鬼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況泯泯棼棼之民乎 天慶觀記

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劭則禮滋恭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而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其言尤爲深切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責人甚易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于其中縱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

捍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穆公閱變旣久故言之有味敘州蠲役記

地險則易明指其爲山川邱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之險爲何事愚謂盈天地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踰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禮義廉恥爲城皆王者所設之險也盛服以禦盜幘坐以受使長嘯以卻胡單騎以見敵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邱陵之守則寧恠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近世士各挾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

唄士木矣權利詭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錐刀毫末矣辭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陋矣此憂世之士所以慨然也 周元公祠堂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于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麤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闒以弱是則言也者命于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爲聖賢可也 省元樓記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

使人卽欲以求諸道至于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于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闢六等之科今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卽欲以求道而于季康子于由求于申棖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

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于胄監迨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古者弟子之于師子孫之于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也新莽不知仲尼之爲尊妄爲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敢削其字也至其典代增則以累謚爲重王封爲貴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不出闕里也貞觀未加以左卜諸儒祀太學而武成王祠亦倣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宮咸有從祀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美之事然則古禮非與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

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于奇器異物不撓于淫辭詖行不蕩于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壞田制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詖淫邪遁之言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參焉蓋自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蟲豸草木皆爲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王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爲疑也于是時又不爲

之建學立師則生民之類幾何不胥為夷然則學盛而具廟隆而祀煩其起于異端曰熾大道浸微之時乎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求之聞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儀同庠序以羌胡之教釋聖言今曰無益而竟弗之聞也是孰為有益乎

瀘州學記

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為善有所懼而後不為惡也夫使行善于家聲孚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何慶如之是慶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為其善惡

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往來無閒然則雖天地閒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耳　積善堂記

自科舉取士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知辭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斂之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相與辭而闢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于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蓋其說曰正學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為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又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乖逢得喪有義有名況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　黟陽縣學記

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師傅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于其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尙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挾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于人歲月慆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反假其一工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四先生祠堂記

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戴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

之若國無其人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遂家羣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予于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考惟是世亂民散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猶賴專門名家之儒聚而教之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則祀是師居是邦則祀是賢記禮之儒習見其事而筆之于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于古猶愈于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雖然比年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

書家藏人誦乃剽竊語言襲近似以眩流俗以規取利祿此又予所甚懼者焉六先生祠堂記

子思于中庸撮易之要而言之乾坤性之體離坎性之用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率性堂記

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壞樂淫射御及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爲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六經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往往善柔爲仁果敢爲義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

命元虛以爲天道冥漠以爲鬼神虛無以爲變化甚則以祭爲知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以捷給爲才以譎詐爲術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訛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僅望于漢盡覆于典午之亂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刑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髠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尙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而不得以自信于是根本不立而異

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于是有口六經而心佛老篤信而實踐者有輒爲文辭隨世以就功名者 天目山房記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虛憍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强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慆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于氣氣禀于志志立于學 夢筆山房記

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人情之義起者也出于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

然人心世變亦于是有發焉　比干祠記

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蓍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之後不可藝極也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于文藝泥于佛老沉于功利者尚為知所以用其心乎況又文藝之末如纂緝駢儷佛老之弊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如聲色貨寶抑在所不足言矣胡公康侯嘗為學者

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也　心遠堂記

辭章雖末技然根于性命于氣發于情止于道非無本者能之　楊少逸不欺集序

書日多而說日明僞慝者剿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故予不以喜而以憂　朱文公五書序

人子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于中晝安于小成息于爲人此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　跋史覘母墓志

古所謂七十而致仕蓋約言之豈必七十仕止久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于中而無餒則時也　跋江宗博致仕帖

常夷甫晩節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汙也　跋李

淸臣疏

言貴于有物無物非言也跋蘇文忠啓

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校是非邪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渝違心所安是戲渝也跋師厚卿致仕詩

世多言學行之士辭章必迂吏事必疏故文士能吏雖不學無術無害也不知今之爲學實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壬人也夫使學而眞知實踐則非今之所謂辭與政者魏嘉父墓志○以上謝山補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大全集四十三條今爲許先生玠立傳一條爲嚴先生植立傳一條又移附魏德先傳後一條移附吳鶴林傳後一條又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新學略一條

鶴山奏劄補

臣聞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于人也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于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判然三才若不相接也而五行二氣自一而分故上下同流彼動此應行乎宮庭屋漏之閒爛然淸明無少愧怍則仰觀俯察光潔昭著前參後倚流布充塞無非此心之發見一有不慊則覩上帝而夢夢顧四方

而蹙蹙雖日星草木亦若隨人意而不舒者陛下謂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正月之朔風來自乾丁丑既望月蝕于翼占者以爲兵戈之應迫近之象而雷霆先時而發雨雪繼雷而應劉向亦以爲陽不閉陰見閉而勝陽之應然此必有感而後爲應既應則復爲感不可以其變在外而忽之其事已應而幸焉側聞陛下謂講讀之臣夜來雪作朕終夜爲之不安當益恐懼修德大哉聖言此正求端用力之要也且陛下居深宮之中十手十目所不覩聞也而惕然終夜若有臨乎其前者以此見天非蒼蒼之謂也陛下之心與億兆人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不愧于人是不愧于天也不畏于人是不畏于天也臣願陛下卽此不安之心而益加

推廣共見天地也毋專以禱祀爲事常使此心兢兢惕惕如與天陟降如在帝左右可以對越而無愧奉宗廟也毋專以備物爲享常使此心油油翼翼如見乎位如聞其聲可以受終而無怍事太母也毋專以儆恪爲恭常使此心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如將勿勝可以感通而無間對公卿百執事毋徒以尊嚴爲儀也常使此心平處寬夷盡下而無所伏對經生學士毋徒以誦說爲功也常使此心緝熙光明日新而不可已播告于萬方有衆毋徒以言語爲化也常使此心明白洞達觀感而無所惑心有未愉必反覆問辨以求之毋厭煩以自畫也心有未可必熟復思念以圖之毋恥過以成非也夫如是息養瞬存朝習暮益無頃刻之間則大本既立何事不可爲以徵諸庶民以考諸

三王以建諸天地以質諸鬼神以施諸後世何往而不可不然庶民且勿信況其他乎 乙酉上殿劄子

今日風俗之弊莫不議其尙同也而臣則議其未嘗有同進焉而柔艮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挾其所嘗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託于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則斂而歸己怨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埸之緩急言而得則矜以爲功否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壟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蓋嗜利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所爲其心豈復以國事爲飢渴休戚者哉縱跡詭祕朋友有不相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

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又何賴于此也封章奏疏率循故事曰惡訐以成名惡激以敗事其號爲讜直者亦不過先爲稱贊之辭而後微致規切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爲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今之建言非如漢唐有𣝅頸刑戮之甚而知莫敢言言莫敢盡是謂吾君吾相不能行不能受也表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而臣見其未嘗同也至無禮也大不敬也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老師宿儒零替殆盡正人端士散沒不合習諛踵陋積久不知臣爲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拓開規模收拾人

物苟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復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疏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齊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必無乏才之憂論士大夫風俗疏

孽韓柄國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嘉定以來雖曰更轍然後生晩學小慧纖能僅于經解語錄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辭剽淺名節隳頽蓋自始學父師所開導弟子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及其從仕則上所以軒輊下所以喜悅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平居無直諒多聞之

友臨難無仗義死節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己聽命而已願陛下毋以書生爲迂腐毋以正論爲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其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于物而異于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周敦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療飢也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疏

聞之道路陛下聽政之暇時以辭翰自娛非聖賢之學也必知聖賢相傳者何事朝夕所講者何學自修身齊家涖朝設官分土授田建學制賦其規模制度視秦漢以來率意更張之事精粗詳略爲何如既有所見必須審問明辨篤行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以與聖賢相周旋則持之不怠堯舜不難至也應詔封

事貼黃

附錄

嘗曰某自遷渠陽山深日永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

又曰學規以謗訕朝政爲第一此規自蔡京刱爲之專以禁太學諸公議政此規當毀

曾見彌遠論諸賢士彌遠曰恐相激成朋黨鶴山荅曰朋黨有君子有小人彌遠曰然鶴山曰不知誰認作小人彌遠沈吟

應懋之問鬼神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此人之神極其至以爲文武之德以上師友雅言

祖望謹案鶴山最喜禮記此一段以爲善言天人之道

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學者倀倀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于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于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並補

鶴山學侶

知縣高先生載

高載字東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同產長兄鶴山之大母爲高氏其兄黃中無子以其子孝璹後之孝璹有子六人而其魏氏之兄士行又無子故鶴山復歸于魏而高魏稱同產先生八歲能屬文嘗爲犬噬作賦詈之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

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識者奇之于書無所不讀以進士累仕攝丹稜令有兄弟搆訟者呼其父至則直其弟曰是能食我先生諭曰天倫所在麗于法則害于教儻以其不養而繩以令甲奚翅不祥之難姑令百拜以謝幸其翻然返于彝也若猶不悛以干于僇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辭于責敢緩閉閤之思乎于是兄弟感泣而退敦睦如初丁艱去調補瀘州錄事范吏部子長適以帥至先生將歸矣吏部留之入幕府于是朝夕講學知蠡泉縣有聲會以母喪自傷不得侍養曰吾何以生爲也哀毀而卒先生嘗語學者曰人若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無一日之怠補

祖望謹案鶴山兄弟同時共學鶴山早達而聞道亦最早

東叔學于范氏西叔學于李朱之間因以私淑于兄弟各有所成皆南軒之瓣香也而鶴山益旁搜諸家以大之盛矣

忠公高緇齋先生稼

高稼字南叔東叔弟博極羣書嘉定進士眞西山一見以國士期之歷官直祕閣知沔州利州提刑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劒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進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川安撫使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北兵至城陷死之詔進七官謚曰忠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先生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著

有𥬡齋類稾三十卷參史傳

知州高先生崇

高崇字西叔蒲江人也鶴山魏文靖公同產叔兄與南叔同成進士時目西山爲人言二高不首列是盲有司也會任伯起爲詳定官伯起故嘗從朱子至喪其師傳言政事與議論自是兩途不必以人言搖國是于是先生兄弟皆以伊洛之說被抑置下等釋褐眉山尉李雁湖方家居宋正仲爲太守從之講學崔公與之薦于朝知什邡縣有惠政通判黎州尋爲守兼管內安撫使黎爲夷壤先生信賞必罰以作士氣遏㬥以息先生嘗言潘福不可爲將制司不聽已而臺臣反以先生操大閫命帥之權劾之坐罷官先生笑曰是誣天也時已病亟歸尋卒先生兄

弟自相師友而淵源則出自南軒教人主于自得嘗因校士謂學者竄拾關洛方言以入舉文絕無領會此膏肓之病也其言深中南宋學者之謬吳侍郎畏齋入蜀先生勸以立周程之祠配以朱張昌明正學以厲人心其在黎故有玉淵書院前守薛仲章所建也修復之以講學顧惜其與長兄東叔俱不永年以歿云著有周官解十二卷補

忠襄高著齋先生定子

高定子字瞻叔忠公稼之弟博通六經嘉泰初進士授郪縣簿吳曦叛解官歸養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先生衣不解帶六旬居喪哀毀骨立知夾江縣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先生先生察知僞爲質劑其人

不伏先生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累官權禮部尙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嘗以忤史嵩之謫官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卒贈少保諡忠襄先生歷州縣所至以敎化爲先務嘗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著有著齋文集北門類稾微垣類稾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著齋高忠襄公嘗是高稼經義考引盧氏熊曰高瞻叔學者稱爲著齋先生則忠襄爲參政而非南叔之論矣

鶴山講友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別爲潛庵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李中父先生坤臣

李坤臣字中父臨邛人也大父母及其父晉州教授相繼卒歎曰吾無意于斯世矣日夜哭泣遂喪明授徒自給出則門生入則子弟從旁代讀有問焉必答有目者所不如也嘗因痔痛賁心爲詩曰吾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尤邃于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象繫多道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于三禮最

該暢鶴山魏文靖家居讀禮遂之共相討論蓋嘗欲爲易禮二傳而未及也疾甚歎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鶴山嘗稱之曰中父遭家多難以有左卜之厄然因此動心忍性觸處增知觀身于艮觀心于復悠然獨得于義理之奥蜀中賢士大夫自後溪劉文節公張東父子震張義立方虞仲易剛簡以至鶴山兄弟皆重之其門人曰魏文翁高斯得郭黃中補

教授譙說齋先生仲午

譙仲午字仲甫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魏文靖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五十

七歲即致仕其高致如此嘗論士習之敝不本之踐履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開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錄一時門弟子所傳鈔非文也徒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給取之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其歸也監司太守皆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頽競詔晉一階時鶴山亦還靖以詩貽之喜其以罪行蓋其高節如此所著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諸論說齋集補

李先生從周

李從周字肩吾臨邛人也不詳其生平鶴山講學之友三禮多質之中父六書多質之先生嘗同在渠陽山中稱其强志精識所著字通能追原篆隸以來流别而惜乎今之不可得見也鶴

山門人稅與權作雅言頗引先生之說皆考證經史語其謂古無四聲只共有九韻力糾吳才老之非云朱藝文志有其書補

中父學侶

、魏先生天祐附兄天啓

魏天祐字德先蒲江人鶴山族昆也鶴山丱角時嘗欲從之遊旣而偕試于春官益加敬焉先生少與兄天啓齊名年四十餘當以恩補官辭不受于是年七十矣益大肆力于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剏河洛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一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能當澄心靜意等語凡數十言末及孟氏六

等之序卒年八十有二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巵言贅言信心編雞肋編日錄諸書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鶴山誌先生墓如此又誌李中父墓言先生安貧樂道與中父爲久敬交

魏德先語

才智有餘者其陷溺深補

鶴山家學朱張三傳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魏文翁字嘉父鶴山先生從弟也少學舉子業既而歎曰是足爲學乎同郡李坤臣中父者宿儒也先生從之遊中父喪明與居飲食扶持必親如古師弟子之禮力從事于正學成嘉定進士歷仕至蜀制置司幹知上津縣鶴山以父喪家居讀三禮招

中父與之偕先生辭官侍焉學益進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每祭則用道流唱舞于庭祭品亦不經先生曰是褻神孰甚焉請于朝得如禮朔望與民講學通判成都政以最知敘州敘爲夷境横江砦之諸峒其最蕃曰始鵝始鶴之諸族其最肆曰㗫柱歲入爲患先生曰是守封者之恥也乃乞師于連帥躬率大軍問夷罪夷拒命先生分軍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夷勢蹙乃面縛軍門誓無反歸所侵四十八村地及民畜先生受降班師知安南堡狄厚叔者累有賣國誤師之罪是役也斬以徇捷聞詔增秩且令再任因請移安南堡于風洞市以控諸夷詔可于是帥府正倚先生爲助而以病卒先生以千載自期氣方而行和見義必爲雖不喜陸氏之學而是時其傳甚廣乃與新

都令郭黃中控于提學請有司無得以此取人曰科舉之取舍士風所係也所著有讀書日記二十卷中庸大學講義二卷雜稿十卷補

知州魏靖齋先生克愚

魏克愚號靖齋文靖子寶祐中知徽州爲政知先務闢貢闈作橋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參姓譜

鶴山門人

縣令郭先生黃中

郭黃中字方叔利州安撫正孫子也嘗往來鶴山之門安撫殉難一門遇害惟先生免爲新都令以學行著補

尙書吳鶴林先生泳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權刑部尚書出知寧國溫州泉州而罷輪對嘗言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卹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養兵卒所著有鶴林集

梓材謹案勉齋學案吳季永昌裔傳云與兄泳師事黃勉齋知先生本勉齋門人儒林宗派則列先生于鶴山之門

附錄

鶴山答吳寺丞書曰周程諸先生祠堂近世太泛古無此典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先師之廟原不出闕里封謚之類尤不經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工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係世變所關不容草草

丞相游克齋先生似別見邛劉諸儒學案

清忠牟存齋先生子才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學于魏鶴山又從李公晦嘉定十六年進士累官權禮部尚書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清忠

宗羲案宋史文靖傳言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知府王淡齋先生萬

王萬字萬里蒲江人也于鶴山魏文靖公爲寮壻篤學通經術尤善戴氏禮鶴山每稱之曰眞吾徒也嘉定三年省試第一歷仕太常博士史彌遠當國應詔言三事其一日厚風俗必本于明人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

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卽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强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以四海之歡心爲孝不以一己之服勞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婚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于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于死喪之戚致厚于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旣躬其厚誰忍復趨于薄一二日脅朝

廷在于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
慮不成者以眾賢聚于本朝也孝成時蜀郡山陽亡徒布衣乃
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
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足為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
之則必有道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為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
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
者樂為吾用自靖自獻之恐後寧復有遲回偃仰召而不至知
而不言者三曰崇學校在于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
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
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聚其閒豈徒誦說詞章掇取聲利而已
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材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

人宜嬰以廉恥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他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如有佻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辱之殆非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樂廢爲憂非闊于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海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虞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家空匱

此孟軻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先生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尤切中時務宰相已深惡之其秋輪對又上疏曰乃者中外之臣指陳得失願忠于陛下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番班伏閤封章叩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尙曰沽激乎內外小大之臣千數言者無幾尙云朋黨乎今天下議論大概有三勸陛下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其言必懇惻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臬如仇讎惡佞諛如惡臭此憤世嫉邪之論也其言必激切聽其言汪洋汗漫察其意

避就回曲此模稜兩可之論也其言必依違臣願陛下以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奬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之是非卽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梱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算寄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歎息愁恨之聲矣乎時鄭損制蜀李景翶司蜀餉故先生及之理宗反覆顧問先生隨事條析理宗頷之而宰相益怒于是朱端常疏劾魏鶴山有不食周粟語并及眞希元與先生一時君子皆去國先生既忤柄臣又忤蜀之大吏人皆危之而先生浩然歸丱逍遙若將終身焉又二年而起用然不得

入朝再分符知紹興府史彌遠殁始有赴闕奏事之命而先生卒矣所著有心銘淡齋規約補

祖望謹案宋理宗朝有二王萬其一力排鄭清之者見東發先生杜範傳

教授程先生掌

程掌字叔運眉之丹稜人紹定二年進士授揚州觀察推官再調巴州教授嘗徒步杖策訪魏鶴山于山中曰嘗見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眞公德秀于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先生嗜關洛之書尤精通鑑平生爲人負氣不肯少屈鶴山嘗曰以子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爲聖門之高弟矣其後先生自贊曰粗厲猛起

頗欠時中强矯磨礲晚果有功鶴山喜曰叔運進矣不幸早卒

進士史傳齋先生守道

史守道字孟傳丹稜人讀書一覽不忘發之爲文援據詳明辭辯雄放嘗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先生爲詩曰但使躬行爲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每誦先儒語曰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所依惟鶴山而已後溪劉文節公雁湖李文懿公皆恨相見之晚考試有欲爲之地者謝不可嘉定十三年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渭楊賜同進士出身追授迪功郎所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周禮略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

縣尉蔣一齋先生公順

蔣公順字成父清湘人研精義理之學從鶴山遊者七年築室湘源命之曰一齋稅巽甫嘗謂易上經似指體下經似指用先生云經之有上下本謂造化互相終始于乾坤體用皆不可分如上經坤終于復下經乾終于姤上經坤盡于復又二卦而乾盡下經乾盡于姤又二卦而坤盡乾坤之畫盡于升遂繼以困則上下經不可分體用明矣此說甚精鶴山亦云成父從予渠陽山中所得甚多在別之傑幕以解安豐之圍補官監施州靜江稅再為沅州黔陽尉辟桃源令未赴而卒

稅先生與權

稅與權字巽甫巴郡人受業鶴山之門精于經學其所著易學啓蒙小傳自序云文公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于易學啓蒙

而抉其祕圖象放本諸邵氏朋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未敢妄爲之說與權襄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于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自漢楊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牣于天地閒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元以十八策而生日大抵

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耦之九畫而乾坤奇耦之畫又垂為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蓍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于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與嗚呼孔子雜卦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顯達之說則于邵氏此圖信其為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耶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易學啓蒙小傳一卷附古經傳一卷先生又

嘗述鶴山講周禮語爲二卷曰周禮折衷補

附錄

史子翬曰巽甫以後天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子因謂艮巽者震兌之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以互體有震兌耳然則巽甫得于邵子者固深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不能包乾子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于六也巽甫以爲如何

帥幕滕先生處厚

滕處厚字謹仲清湘人鶴山稱爲通經窮理之士原本下有鶴林玉露云云六字嘗答其論易書曰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所以發明盡心踐形

之義而人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坤以定上下離坎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後天以坎離居南北之正則所以位天地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離之二爻自坤來變乾爲離蓋坤道之光而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體故曰畜牝牛吉坎之二爻自乾來變坤爲坎蓋乾道之涵而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也元是乾體故曰有孚惟心亨乃以剛中也是所謂性之用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爲虛而陽爲實此性之體即乾南坤北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外此不睹不聞之極功爲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果官潭州帥幕守正不阿或笑其迂曰迂吾所自取但媿予之不迂耳有謂予迂者予披襟

當之矣豈以彼易此哉易簀時賦詩談笑而逝

忠文蔣先生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火災應詔以親攬大柄盡破恩私爲言後又進爲君難六箴乞召眞西山魏鶴山用之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槀務積精神以感上意後以刑部侍郎致仕謚忠文先生本鶴山校試禮部門下士也其後遂問業嘗有心授神予之語 修

虞先生𣓚

虞𣓚字退夫仁壽人滄江先生從子也壻于鶴山傳其家學又

得婦翁之傳補

教授唐先生季乙

唐季乙字述之崇慶之晉原人也與高西叔兄弟同居類試高等西叔因以女妻之鶴山與西叔爲同產兄弟先生遂從鶴山遊稱其體行醇固官縣州教授不久卒補

蔣先生山

蔣山字得之靖州人也鶴山以言南遷先生從焉鶴山嘗答其論易之書曰朱子九圖十書之說引邵子以證之但邵子第言圖圖書方不言九十故僕未敢以爲證也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數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此不爲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與張平子傳自是太乙圖而長民取爲河圖誠可疑先

天乃天地自然之數必爲古書無疑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心善之魏伯陽參同契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卽先天圖也土王四季羅絡終始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乙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至于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心參和考三才其意若取河圖數爲天五行數爲地後天卦爲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實兼舉錯用然參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地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道家還丹法步斗與還丹亦太乙下行九宮法乃知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書書不

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觀鶴山所以告先生者則其致功于易可知矣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別見介軒學案

祕監史先生繩祖

史繩祖字長慶官祕監著有孝經解一卷鶴山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稾以遺予予既授梓與學士共之史長慶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予舉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補

葉先生元老

葉元老吳門人鶴山送其歸浮光序曰元老識度器藻負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蓋如舊交一旦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為予數月留每日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卒中要會談古今治忽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器械米粟多少之數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參鶴山文集

梓材謹案滄洲諸儒學案寶從周傳引劉漫塘云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謝山原底標云葉元老陸伯微弟子伯微象山子也蓋即據鶴山集言之又案先生逸其名元老其字也攷慈湖弟子葉同庵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內弟張荃翁師事之元吉元老其字相似且同為吳人同為陸學未知即一人否也

許先生玠

許玠字介之鶴山嘗答其書云來諭棄山筆冢至老未衰駸駸

六十胡不深自收斂以趨于實而多求題識序引爲是無益介之黨以爲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也不亦多乎 補

嚴先生植

嚴植鶴山之徒也鶴山答其書曰師席易袚人推許便少講摩須從勝己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 補

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存齋同調

少保王修齋先生爚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嘉定進士咸淳八年爲左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于是始降詔切責似道日食乞罷

黜以答天譴京學生上書詆陳宜中或謂先生實使之遂罷職奉祠初先生兼中書時請詔大臣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陰邪之氣燄保護微陽之根本時論壯之度宗詔充上蔡書院山主後進率多成就及登相位卒與宜中不協去生平淸修剛勁李芾趙卯發唐震皆從之遊皆以節死忠義之士萃于一門可謂沆瀣相承千載猶勁者矣參史傳

縮齋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高斯得字不妄南叔子少從李中父遊成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樞兼參政因爭賈夢炎庇護賈似道遽罷去而宋亦亡著有易膚說儀禮合鈔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

二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本名斯信嘗跋李秀巖學易編誦詩訓云斯得受業于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以詩易二書刻之與同志共故謝山學案劄記云高斯得李心傳弟子也是先生又為微之門人

中父門人

知州魏果齋先生文翁 見上鶴山家學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 見上縮齋家學

縣令郭先生黃中 見上鶴山門人

存齋家學 朱張四傳

提刑牟陵陽先生巘

牟巘字獻甫一字獻之清忠公子才子也以父蔭累歷浙東提刑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宋亡不出討論六經九雄于文

蜀中自蘇氏父子後推巽巖李氏父子繼之者牟氏也學者稱爲陵陽先生理宗嘗曰汝名臣之子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以得罪時相幾得大禍國亡三十六年而卒得年八十五歲修

教授牟隆山先生應龍

牟應龍字成父一字隆山陵陽子也咸淳進士賈似道欲引之不受對策極言時弊官定城尉宋亡留夢炎招之不出已而爲溧陽教授

存齋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忠介唐先生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旣登第歷官知饒州所至以神明稱先生爲雲主簿時執弟子禮于牟存齋存齋以其用志堅苦必有所立甚敬之存齋之子陵陽忤權貴幾得大禍于越中先生以書勞之江上論甚偉明年元兵陷饒州死節謚忠介補

修齋門人

忠節李肯齋先生芾

李芾字叔章衡州人生而聰警少時卽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鶴山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蓋先生高祖升爲名進士金人破汴與父俱死因易其齋額曰肯齋先生嘗從王仲潛遊以蔭

補南安司戶後攝湘潭縣不避貴勢再知潭州敵兵已至城下先生誓以死守城破命帳下沈忠曰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及我忠泣而徧刃之先生乃受刃忠亦自刎而死事聞謚忠節子裕孫孫輔叔先生初至潭卽遣他適未及于難參史傳

文節趙先生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與唐忠介震師事王仲潛咸淳十年判池州攝州事元兵薄城與妻雍氏同縊從容堂先生始爲此堂至是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事聞謚文節參史傳

忠介唐先生震見上存齋門人

唐氏門人　宋張五傳

隱君胡先生應之

毛先生振　合傳

王先生濤　合傳

屠先生高　合傳

胡應之字泰來嵊縣人也受業于唐忠介公以明善誠身爲本東發先生一見重之曰古君子也中表諸父爲王衛公爚兄弟亦與爲忘分交平居若與世忘及言天下事自了了宋亡隱居不仕忠介之弟子有名者曰毛振王濤屠高而先生尤爲之魁屠高字仰之王濤字東之本堂云不得其死毛振字翱父　補

宋元學案卷八十終